

205
20
51

第三十五本 列傳

韓棧 周榮

第三十六卷

郭彭 陳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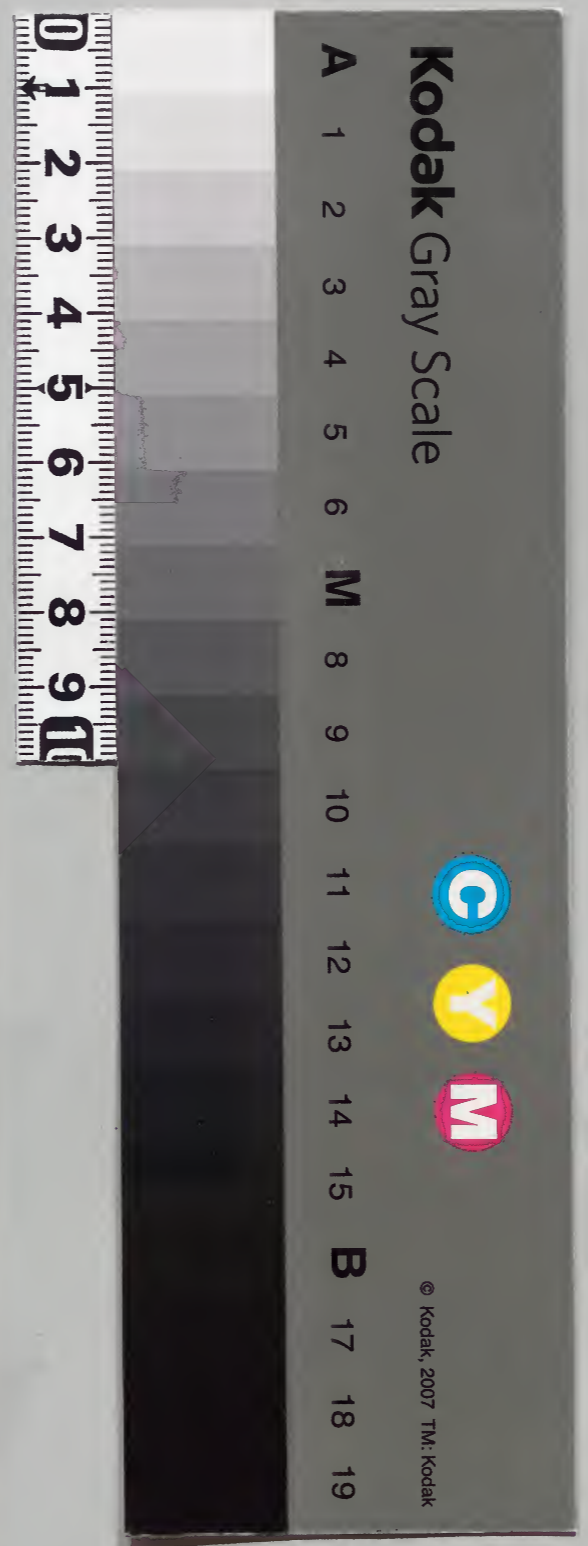
後漢書

漢書門	五九四〇	類
函	一五〇	號
架	一一一	冊
冊	五四	冊

不許帶出

漢書門	五九四〇	類
函	一五〇	號
架	一一一	冊
冊	五四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40
冊數	54 (30)
函號	280 6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淺草六庫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五

袁安傳

子敞 玄孫闕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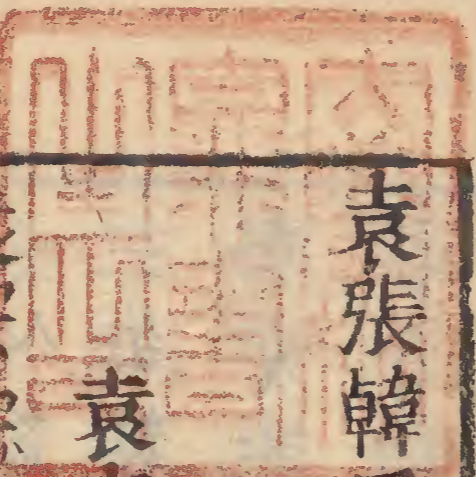
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平帝時舉明經為

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

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

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奉

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



從事

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

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

懼音九具反

後舉孝

廉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

袁安門無有行路譚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

直推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

除陰平長任城令

陰平縣故城在今沂

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

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

三年楚王英謀為進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

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

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

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

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

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

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

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

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減罪鞠人常稱曰凡

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

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

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譎亦詐也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太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鄒弘司

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太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術術得禮之容閭閻忠正貌術術和樂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右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

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
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
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
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
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
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
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
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
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

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

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

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

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

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請免官案

罪竝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

客於名都大郡表崧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

丹等皆其賓客前書曰皆賦歛吏人更相賂

遺其餘列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

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冬反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

之等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

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也濱邊太尉宋
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
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
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
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下屯先
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
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
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
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

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

言行君子之樞機

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

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

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

信不可去

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

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
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
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
訐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
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讓隗囂書自
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
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韃為單
于韃音九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
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
事未嘗不噫鳴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諱音
一故反歎傷之貌也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
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
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
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
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
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
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
史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
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君孟

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
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
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
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
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
史大夫經明
行修清潔求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
憂國也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
帝初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
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以灾異策免卒謚曰

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
十大有年十二人湯長子成左中郎

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

厚薦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

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

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前
書

二十六品穀梁傳曰
貝玉曰合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

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

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
次陽

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巨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

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與兄龔立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脩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即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曰陳書自訟遵憑凡口占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也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穀門洛陽城北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

面中門也

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
復望廷尉鞠遣歐音反刀在前棺絮在後魂
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
謂為尚書郎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
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
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
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
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
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踴躍觸冒拜章當時

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啟罪而隱其死以三
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況于反盱後至光祿勳
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
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
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脩節父
賀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學
臨莊垂出而孫適生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
喜其嘉會因名字焉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

閔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

真勿宣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

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

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經扶柩冒

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

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

為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

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

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

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三郤謂郤錡郤

也各驕奢為厲公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

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

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

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

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

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

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

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

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汝南先賢傳曰閑臨卒教其子曰勿設殯

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平石擊為藏二弟忠弘節

操皆亞於閑忠字正甫與同郡滂為友俱

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

也諒光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

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

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

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草蓋詣朗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

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

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

不應徵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樂弘伏幾頭痛不聽忠言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忠

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

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

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

謝承書曰祕字末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詔室文張仲然議生表祕等七人懼乃突陳與戰並死也封觀者有志節當

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
暗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
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謝承書曰

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

出六奇數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

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

視戚貴連願得一續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

討而終不得也當封及子孫武帝末太子平蓋事起邴吉

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

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

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邴獄吉閉門

拒曰宅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

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放天下會孫

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

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

竟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

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劉攽曰

注曾孫賴吉得立全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

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

氏之閒乃情帝室乃情猶也引義雅正可謂王

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及其理楚獄未嘗

鞠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

覃延也

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地華

張酺傳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

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宜平侯敖子壽封細

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

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求平

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

也也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

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

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

匡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

見重焉及肅宗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

數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

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

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副符典

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

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群僚

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

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東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

乃心馬不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

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

今賜裝錢三十萬其受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

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

者酺輒案之以為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

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

書曰青字公然東都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

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

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

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

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或

不能舉夷傷也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

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

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

公由此為司空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

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

舉其子，自誦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

誦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

可謂有史魚之風矣閭閻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鮪字

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元和二年東巡狩

幸東郡引誦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

帝先備弟子之儀使誦講尚書一篇然後脩

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誦與誦相難上甚欣悅賞賜殊

特莫不沾洽誦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

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

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誦曰鄭據小

人為所侵寬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

子一人足以驚百誦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

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御意以報

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

為侍御史轉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

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

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

誦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怒

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之
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
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
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蠢不
及大體酺玄注周禮云春愚以為竇氏雖伏
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
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
下平之平人之謂平也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
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

之命曰顧命臣賢按鄧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夫人即穰

侯鄧豐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婿郭
與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
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
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
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今嚴威既行皆言當
既有烈考亦有文母

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
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
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

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

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

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雜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赦猶無功於是策免酺歸里，合謝不察故曰使臣也

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為光祿勳，數月代曹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編素臨弔，賜冢塋地，贈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敕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棗蓋廡，施祭共下而已。」廡屋也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盤磐生濟

濟字元江靈帝初揚賜光和中至司空病罷

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稜傳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頽當之後也頽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隗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父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

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今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

章謂令上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

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

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

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

此三人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

淵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鄧壽

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推音直追反漢時論

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

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

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

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

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以為

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

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

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击北匈奴以贖罪

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

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

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

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

贖易下繫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

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

舉奏龍論為城且前書音義曰城且輕刑之名也書曰伺冠虜夜暮菜

長城故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

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案其事深竟

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棧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棧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商之相也棧孫演順帝時為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戒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後復徵拜司徒諾及冀誅事改演坐抵罪也

校尉

周榮傳

孫景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嘗與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劉放曰案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大尉掾徐齟深惡之贊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

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教
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歛飛禍言倉卒而死也異以
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
自郎令擢為尚書今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
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共縣名屬河東即古共國也歲餘復以為山陽太守所歷
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
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末
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昔帝

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
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
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
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孝友
之行著於閭門清厲之志聞於列里蘊匱古
今博物多聞蘊藏也匱匱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
所不覽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屬
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
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
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

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遷

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貴者，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范滂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各對。景使虎賁左駿頻詣血，出，嚴面與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

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
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
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
陽侯侯覽○劉攽曰案覽本傳覽防東人封
高鄉侯今此載其侯爵即當云高
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
此例也蓋誤二高鄉字東武陽侯具瑗皆坐
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
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
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
相甘陵王理相也
洪即章帝曾孫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

司農

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
儁共敗李傕於曹陽也

忠子暉前為洛

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閒出入

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

忠重車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

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

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

單盡也

惟德不忘延

也承寵孟侯經博侍言帝慎棲榮事君志同

鸛雀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上
誅之如鸛雀之逐為雀也

表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一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范曄 後漢書四十六

郭躬傳

弟子鎮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

習小杜律

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

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

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

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于公東海

丞相干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躬少

鞅文法者三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
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
素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
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
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
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謂
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
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
行有五部部有曲也今
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七閭

督師且漢制棨戟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有
之戰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
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赦弟死
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
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
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
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
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
賦平如矢賞罰平君子不逆詐論語
孔子

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上生意帝曰善迂
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迂元和三年拜爲廷
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
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
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今章和元年赦天下
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答詣
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
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
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南

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
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
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
可皆勿答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
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
元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暉音質至南陽
太 以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迂延光中
爲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

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賴侯食邑二千戶河南尹轉廷尉免求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

功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積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傳許其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為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即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李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

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

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分日劉

按卜葬何關醫事明行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

家名家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

不郵諱忌也郵憂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

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

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曹

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

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

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

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歷法

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寢滯不過

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

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用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

得情為喜也夫不喜於得情則怨心用怨心

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

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左傳
日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
乎若乃推已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
情也貪與探同也法家之能慶延于世盖由
此也

陳寵傳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

汶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

曾祖父咸成哀開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

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

平帝時王莽

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字宇恐帝長大後見
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
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祠乃
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
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
為司隸免徙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鞫并誅
不附已者武與宜在見咸乃歎曰易稱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微吉凶之
先見者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
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字參豐欽皆在
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入猶用漢家祖臘

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

行盛於午故以午為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各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也故臘用戌日也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

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

收歛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

戒子孫曰為入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

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

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

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

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務物數為昱陳

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

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其所平決無不厭

四人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

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寵

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

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三遷肅宗

初為尚書是時承末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

書決事卒迫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

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
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
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眚過也
善當獲善當獲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
救也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衆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曰伯夷降由
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
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
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

晏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而有司執事未悉
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
酷烈之痛笞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執憲者
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
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
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
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
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
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
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
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
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其生也

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

刻今予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

命之不善子又不死臧孫勳詩云不剛不柔

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布政優優和也

也音格上宜隆先主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

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

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鉗

鑽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鉗持也說文曰鉗

鑽鑽腹刑謂鑽法去其髓也其灸反鉗音陟葉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

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

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

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改用冬

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

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

發泄招致灾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

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

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

令仲冬三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時令月令也蕩動也

諸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天以為正周以

為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十二月

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

月二陽夕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主皆動始

乳也雉雞乳也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

蟄蟲始振人為正夏以為春

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

故曰人以為正夏以為歲首也月令孟春

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以

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遵用周

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

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

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一月萬物

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

白鷄鳴為朔十二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

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

且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去其一

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者三著

而體成當此之時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

天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

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

刑無留罪臣實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故明太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

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劉放曰按文

并注孟當作仲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

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

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

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

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

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

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草謂創也

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

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陛下探幽析微允執

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革百載之失建

求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上有迎春之敬下

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勸獄敬稽春秋

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

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居密常稱人臣

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

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皇后弟侍

中竇憲

臣賢按竇后紀及憲傳並云憲薦真竇右兄今諸本皆言象蓋誤也

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
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
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
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
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
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
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言微細也誠傷輔政容
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為太山太

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

訖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

為腹心

鐔音徒南反

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

縣城南

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刑雒縣南也

每陰雨常有哭聲

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

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士者而骸骨不

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收斂

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

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

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彬光武子一山東

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守正不阿後和帝聞

之擢寵為大司農彬太僕頌左馮翊永元六

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

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

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

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鈎猶動也前書

日鈎校得其姦與鈎音工侯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也

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

玄注云禮一篇多上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十也故甫刑大辟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

加之故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

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

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

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

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

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今稍增科條

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

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
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
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
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
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
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
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
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
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

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
侯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免就國
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
尉屬官也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

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
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忠自以世典刑法用

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
刑者未施行上音時及寵免後遂寢而苛

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
條為決事比此比例也以省請讞之敕又上除
蠶室刑反作室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牾驥
牛也驥音緇漢舊儀注曰解臧吏三世禁錮
少府若廬獄有蠶室也在易謂狂
狂易殺人得減重論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
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
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
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
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

等後連有灾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
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
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
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
匿瑕國君含忠臣盡譽諤之節不畏逆耳之
堦天之道也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
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
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是以高祖
舍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
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
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也孝

文嘉爰盜人豕之譏

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

人從盜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

坐帝亦起盜前說曰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

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武帝納東方朔宣

大悅人豕解見皇后紀也室之正武帝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

宣室者先帝之正殿也非法度之正元帝容

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

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

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洒車輪帝乃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

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

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

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今明

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

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災惑守心星

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引咎克躬諮訪群吏

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

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必承風響應爭為切

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

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雖苦口逆

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
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
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
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
勸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
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
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
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
敷為督郵到縣延持箒往敷知其賢者下車
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餞不受順
帝徵拜太尉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
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

後漢傳州六

十六

內懷懼慙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先生論以
諷文多故不載摺紳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以後類
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鄧騭傳百姓流亡盜賊並起
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匿盜賊也忠獨
以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
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韓以螻蟻之穴而潰
黃帝素問曰針頭如芒氣出如篋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
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
縱諂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詐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

後漢傳州六

十七

勅不善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
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
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
手疆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
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
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而墮者以
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
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
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

比伍轉相賊斂說文曰踳小步也言踳或隨
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
鄰舍比里共相壓迫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
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
遂且成俗寇攘誅各皆由於此尚書曰無敢
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
未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
彊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

正法

謂督郵於郡府也若及也部吏尉貶秩一

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一發尉免官令長貶秩

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

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異以猛濟寬驚

懼前書音義爇息卦曰項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

太陽消卦曰太陽其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

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

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

讜言以承天誠初元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

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今

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

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所從之至

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祝尚書

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

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光武皇帝絕

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謂之名吉曰

二十石有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

印設將官屬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

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
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
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
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
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
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
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經而服以從軍
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書私恩周室陵遲
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

禮制不序蓼莪我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

惟壘之恥小雅蓼莪我之詩也蓼莪長大兒也

識莪蘿誤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莪者莪匪莪

伊蒿良莪父母生我功勞瓶之罄矣惟壘之

取注云餅小而壘大也罄盡也瓶小而盡壘

大而盈言為壘取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衆

恤寡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

相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

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建武之
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初新承太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
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

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

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

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十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孝廉

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

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三雍之序

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解具明紀也大臣終喪

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兼業靡以尚

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

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

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

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官豎不便之竟寢

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為

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

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

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

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

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

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

臣司^{トシテ}徂恩莫以為負^{ヲヘト}徂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徂注云徂習也言屢

被恩貸不以災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謂水}

變為憂負也旱^{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極也}并^{音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漏

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蝻滋生

子也荆楊稻收儉溥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

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

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洪範五事一

曰况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

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

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

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

皇安帝父清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軒馬}

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軒也}然臣竊

聞使者所過威權翁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

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作於人主

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

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儲積也時具也}老弱相隨

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路呼嗟莫

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

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

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

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

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

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

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

言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上百騎驅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嫣

出入未央巷以為聞太后賜嫣死也

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

乾剛之位

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

職事巨細皆任

賢能不宜復令女使于錯萬機重察左右得

無石顯泄漏之姦

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

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且納用左右間已乃取一言為驗顯嘗使至諸官徵

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

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隨害者唯明

主能知之上以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

為然而憐之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

詐尚書令趙昌依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

上怒下崇公卿大臣得無朱博之援哀帝

獄死獄中也為丞相承傳太后指奏免大司外屬近戚得

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

不能平鳳鳳陰求商力短使入上書告商閨門

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

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兩大水必當

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

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眚變咎輒切

免公台切責也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

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孔子對魯

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

御坐為起漢舊儀曰皇帝見丞相起謂者贊

在道丞相迎謂者贊稱曰皇帝入則參對而議

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

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

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

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

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

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
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袞廬江人也今
者灾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
守心殺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
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災或守心議郎李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徒乖宋景之誠解見前文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言景公有灾身自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
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試

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
而勿聽上頒國典下防威福置方負於規矩
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一斤為鈞四鈞為石也誠國家之
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
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
建奏頃之迁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
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
明棄出為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
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

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
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
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
賁中即將鄧隲寵不從隲心不平之故忠不
得志于鄧氏及隲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
上疏陷成其惡遂誅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
為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
時忠為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
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適當世以此

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

不僭寵

○劉放方曰案文不當作正謂臣下之僭寵也然陳寵無正僭寵之事陳忠

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

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

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

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

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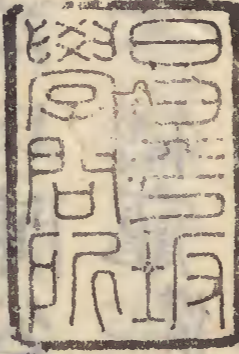
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以

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疆盜發

故曰程也施于孫子且公且卿施延也音羊鼓反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王師道校正



精

